

主编 李大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一辑）

国际劳动运动史

劳文(Lorwin) 著 黄卓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一辑）

国际劳动运动史

劳文（Lotwin）著 黄卓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劳动运动史/() 劳文 (Lorwin) 著; 黄卓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历史学)

ISBN 978-7-5520-1285-9

I. ①国… II. ①劳… ②黄… III. ①工人运动—历史—世界—近现代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7151号

国际劳动运动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85-9/K.340

定 价: 154.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勞文 (Lorwin) 著 黃卓 譯

國際勞動運動史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卷頭語

國際主義的意義很廣；牠也許是一種理想，一種政策，也許是一種方法。不管牠是理想也好，政策也好，方法也好，牠的主要特徵約有下面三種。第一、促進國際間之共同利益；第二、促進各民族間的政治和經濟上的互助；第三、在反對戰爭與衝突的旗幟之下，促進國際間的親善與合作。

在過去的百年中，我們發現過五種國際主義，即人道主義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商業的國際主義，社會改良派的國際主義，與社會革命派的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的國際主義，主張用共同的思想 and 理論在全世界的各民族間造出一種共同的文化。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主張用合法的手續——如強制仲裁與國際仲裁法庭之類——來促進世界和平。商業的國際主義，其唯一主張便是自由貿易，牠認為自由貿易這種原理能够在『共同利益與最高繁榮的』基礎上，形成一種新的國際關係。社會改良派的國際主義，主張用國際合作來改良民衆的社會狀況，否則國際和平決不可能。社會革命派的國際主義，主張用急進的手段，將社會改造一過，俾能實現一種和平的、自由的與平等的國際社會組織。

西曆一八三〇年以後，上面這五種國際主義都有過具體的表示，產生過各種國際組織。現存各種文化 and 學術方面的國際團體，可以代表人道主義的國際主義運動。各國的和平運動——如海牙和平會，戰前的海牙國際法庭，以及戰後的國際聯盟——可以代表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運動。

商業或經濟的國際主義，其發展遠不及其他國際主義的順利，沒有什麼具體的成績。

社會改良派與社會革命派的國際主義運動，其發展頗足驚人。這兩派國際主義已經產生偉大的思想系統、各種政治和經濟組織與許多的羣衆運動，而且這些運動在國際關係上，曾經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前三種國際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其份子非常複雜，各種各類的人都有。但是社會改良派與社會革命派的國際主義運動則不然，牠們裏面的重要人物，始終都是勞動階級或與勞動階級有關係的人物。因爲智識階級的宣傳，勞動者對於國際主義發生了相當的興趣，所以這兩種運動的成績有一部份可以歸功於智識階級。除了智識階級以外，勞動階級可以算是這兩種國際主義運動中的功臣，因爲在某種意義上，社會國際主義——改良派與革命派都包括在內——是勞動階級本身的一種產物。勞動者最初的組織便是各地的勞動團體，由各地的勞動團體，不久便產生全國的勞動團體，後來因爲一國的勞動團體與另一國的勞動團體發生關係，所以慢慢的產生了國際的勞動組織，結果形成了今日的所謂國際勞動運動。

國際勞動運動的發展，其中有六種重要的原素。第一是團體的殖民運動。第二是世界市場的競爭。第三是各國勞動界的互助精神，彼此在經濟鬥爭中實行互助的原理。第四是各弱小民族對待各大強國的獨立運動。第五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第六便是勞動階級解放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勞動界因為受了這些東西的影響，於是將國際主義當作一種方法，同時也將牠當作一種政策。勞動者把國際主義當作一種方法，這就是說：各國有組織的勞動者可以用國際勞動界的聯合行動來滿足他們的要求。應用國際主義，勞動者可以增加他們的工會的勢力；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來確定世界競爭的權術；可以增加他們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更可以在國內促進社會改造的程序。勞動者把國際主義當作一種政策，這就是說：他們認為國際主義是從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中產生出來的一種社會理想，勞動者的責任就是把這種理想實現出來。

勞動者不獨把國際政策和方法視為有利於勞動階級本身的東西，並且認為他們之所以要採用這種方法和政策，目的在促進人類全體的幸福。在事實上，國際勞動運動的出發點，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講。第一個出發點是：勞動階級是一種顯明的、獨立的、經濟和社會集團，他們決不能把國際問題交與現存國家，讓牠們用官僚式的外交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第二個出發點是：勞動階級既然是一種集團，他們對於人類的進步負有重要的責任，勞動階級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新的文化實現之時。站在這兩種出發點上，他們認為他們不獨應當在國內獲得一種重要地位，並且還要在國際上佔得同樣的重要地位；為達到這種目的起見，他們必需有他們的國際組織。

勞動階級的國際主義所樹立的種種目標，在世界各民族的生活方面，直接間接都有很大的影響。一

個國家裏而發生勞資爭議的事件，如果勞動者採用國際行動，那麼，他們便可以隨時破壞國內的勞資勢力平衡，增加勞動者的勢力。國際的工會行動也可以產生或延長罷工事件，因為牠可以給與罷工的工人以種種援助。如果沒有國際勞動政策，那麼，各國的經濟關係當然只能由各國的狀況來規定；可是勞動階級有了國際政策後，各國的經濟關係，必定要受這種政策的箝制和影響。國際主義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有時也許與各國的法律發生衝突。不獨如此，國際主義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牠對於現存的社會制度採取一種反抗的態度，在我們對於現代制度的未來不能預定以前，誰也不能輕視牠這種反抗的態度。由此觀之，我們對於勞動階級與國際主義的關係不能不作一種精細的研究。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大約有下面幾種。世界勞動組合的概念是如何發生的？這種概念產生過什麼運動、什麼組織、什麼制度？牠們對於現代社會發生過什麼影響？勞動階級在實現他們的國際理想的進程中，有些什麼成績？國際勞動運動對於世界有什麼關係？好或壞？從一種遠大的社會觀察點上看來，我們對於國際勞動運動到底有一種怎樣的認識？

本書所要討論的，便是這些問題。第一卷研究百年來的國際勞動組織的歷史。第二卷研究現存各種國際勞動組織，對於牠們的政策、方法以及未來的希望，加以分析和探討。本書的內容，對於事實固屬注重，而尤注意於各種事實的解釋與國際主義的未來的觀察與批判。

國際勞動運動史目錄

卷頭語

第一部 國際主義的傳說 (Tradition) (一八三〇—一八八〇年).....	一
---	---

第一章 國際主義的醞釀 (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	一
-------------------------------	---

第一節 國際主義思想的發端.....	一
--------------------	---

第二節 羅夫特與布郎克.....	六
------------------	---

第三節 熱烈的時代 (一八四〇—一八五〇年).....	八
-----------------------------	---

第四節 從德利思坦到馬克思.....	一一
--------------------	----

第二章 第一國際 (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一七
----------------------------	----

第一節 法國的傳說與英國的實在論.....	一七
-----------------------	----

第二節 英法工人的聯絡.....	二〇
------------------	----

第三節	第一國際的誕生	二二
第四節	第一次國際勞動會議	二六
第五節	第一國際的發展時代	二九
第六節	馬克思的勝利	三四
第七節	第一國際的衰頹及其解散	三五
第八節	謠言與事實	四一
第二部	和平與進步（一八八〇—一九一四年）	四三
第三章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四三
第一節	可能主義者與不可能主義者	四四
第二節	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分離	四八
第三節	社會主義者的糾紛	五二
第一段	改良與革命	五三
	A 米勒蘭與約爾	五五
	B 考次基與柏恩思坦	五六

第二段	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	五七
第三段	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工團主義與職工組合主義	六〇
第四節	無產階級的議會	六一
第一段	原則與組織	六一
第二段	國際社會主義會議及其領袖	六二
第三段	國際社會主義部	六四
第五節	第二國際內部的調和與衝突	六四
第一段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六五
第二段	戰爭與和平	六六
第三段	妥協的方法	六八
第六節	第二國際破裂的象徵	六九
第四章	國際勞動書記部	七三
第一節	勞動書記部	七三
第二節	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	七五